

世界秩序变动中的双边关系

巴西与中国

【巴西】 雅尼丝·伊利克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巴西与中国

——世界秩序变动中的双边关系

[巴西] 雅尼丝 主编
伊利克
张宝宇 周俊南 译
吕银春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西与中国：世界秩序变动中的双边关系 / (巴西)
雅尼丝等著；张宝宇等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8

ISBN 7 - 5012 - 1589 - 8

I . 巴… II . ①雅… ②张… III . 中外关系 - 巴西
- 文集 IV . D822.377.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6841 号
图字：01 - 2001 - 3026

责任编辑

曾伏华

封面设计

郭宝珍

责任出版

夏凤仙

责任校对

晓 扬

书 名

巴西与中国——世界秩序变动中的双边关系

Baxi Yu Zhongguo——Shijie Zhixu Biandong Zhongde Shuangbian Guanxi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排版印刷

北京力托科技有限公司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字 数

170000

排次印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以柏林墙倒塌为象征，意识形态之间的障碍被克服已有 10 年时间。“两极时代”业已结束，一个不能无视中国日益增长的存在的时期已经开始。在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里，中国作为国际变化的震中，在世界舞台上占有特殊地位。随着巴西寻求确立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同东方巨人——中国建立牢固关系已成当务之急。尽管自 25 年前两国在巴西利亚签署建立双边关系公报以来，中巴之间的交流呈现逐步发展势头，但是双边接触仍表现得小心翼翼。用什么方法才能缩小使两国疏远的鸿沟？表面上看这两个国家迥然不同，但它们却面对如此相似的挑战。加强中巴两国关系的前景在那里？这就是本书所关注的问题。

本书汇集了对中巴双边关系不同领域研究卓有建树的巴西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各自采用自己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和巴西在世界中的作用，描述相互交流的各种形式。

两国政府于 1881 年签订航海、通商和友好条约从而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使二战后国际地缘政治重新确定的思想两极化导致中国大陆（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译者）与巴西之间关系的破裂。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双方曾一度有意接近，但因巴西 1964 年军事政变及随后在卡斯特罗·布朗库政府期间所采取的同美国“自动结盟”的对外政策而中断。他的后任科斯塔—席尔瓦

◇巴西与中国——世界秩序变动中的双边关系

用实用主义的对外政策取代“自动结盟”，以确定巴西在国际事务中所采取行动的最大自主性，从而打开了在盖泽尔政府期间于1974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道路。

本书先以葡文于1999年8月纪念中巴建交25周年之际出版。在中文版编辑过程中，雅尼丝教授和我又特意增加了几位巴西大使和学者论述有关拉美和远东在冷战结束后的地缘政治转变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文章。如本书第一部分“世界新秩序中的拉美和中国”。为了引起对经济集团和国际联盟所涉及的问题和影响进行更广泛的讨论，雅尼丝教授和我对两位曾在太平洋地区工作过的大使进行了访谈。他们是阿毛里·波尔图·德奥里韦拉和埃利奥·德布尔戈斯·卡巴尔。除了这些访谈之外，这部分还包括德奥里韦拉的《从“兄弟情谊”到“战略伙伴”——中（苏）俄关系50年》一文，以及雅尼丝和福尔图纳托·帕斯托雷的题为《远西方与远东方：冲突与协商》的文章。德奥里韦拉大使的文章使我们知道中（苏）俄关系的复杂性。他在简要概述中（苏）俄自50年代的“意识形态化的兄弟情谊”直到目前的“战略接近”关系之后，进一步论及了这对伙伴在东北亚的地位，和它们为争取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而面对的困难。第二篇文章讨论自二战结束至目前的世界冲突，分析在美洲和亚洲所存在的冲突与协商关系，同时指出拉美与中国之间的最大合作前景。

第二部分“中巴现代关系”论述自1974年以来双边接触过程中的挑战与前景。为勾勒出中巴25年关系的全貌，我与雅尼丝教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陈笃庆进行了访谈。他自参与签署重新建立双边关系的公报始，一直伴随着两国之间的相互接触进程。陈笃庆谈到中巴关系接触扩大的可能性，同时他也将阻碍中巴接近的困境摆在我们的面前。

接下来一篇是我的文章，关于自16世纪至1943年这一历史时期中巴关系史。我将两国的接触置于欧洲在太平洋地区实施扩

张主义的背景下，指出三个可变因素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巴之间的关系：葡萄牙的海上贸易、输往美洲大陆的“苦力”贸易和条约体制。由塞尔吉奥·德凯罗斯·杜阿尔特大使和张宝宇研究员所分别撰写的《当代中国及其同巴西的关系》、《中巴关系发展前瞻》论及了两国之间当前的关系。两位作者勾画了双边关系的特点，指出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和所存在的障碍。

巴西国家空间研究院（INPE）的若泽·雷蒙多·科埃略分析了中国巴西地球资源卫星计划（CBERS）。由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巴西国家空间研究院共同进行的项目，旨在制造和发射遥感卫星，使中巴两国进一步扩大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合作。值得强调的是第一颗卫星已于1999年下半年发射进入轨道。

为了解双边经贸交流情况，我们编选了特尔莫·阿劳若和弗朗西莱内·加西亚合写的《巴西软件在中国》和吕银春研究员所写的《中巴关系发展之我见》的文章。第一篇文章讲述的是中国引进和推动巴西软件进入中国市场的经验，评论该产品在中国市场贸易和销售的战略。第二篇文章分析了双边经贸关系存在的问题。吕银春认为，双边贸易虽然具有很大潜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两国相距遥远，以及中巴两国企业家均缺乏信息。

最后，我们以塞韦里诺·卡布拉尔和孙成敖的文章结束本书。他们的文章是有关文化交流内容的。塞韦里诺·卡布拉尔讨论了在学术合作方面的进展。学术合作是加强中巴两国学术机构接触的基本活动。孙成敖是位翻译和教授，他同样关心文化联系的发展，提出通过翻译葡萄牙和巴西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传播葡萄牙语文化的见解。当谈到最近20年在上述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所取得的成绩时，孙成敖强调了作家若热·亚马多的名望，他已有13部作品以中文出版。

通过本书收集的文章，力图提供有关中巴两国以各种方式接近的讨论话题，以便使我们这些习惯于用欧洲中心主义的眼光理

◇巴西与中国——世界秩序变动中的双边关系

解世界的巴西人，进入中国人的世界和观察在那个国家正发生的巨大变化。

伊利克^①

北京，2000年7月

(张宝宇译)

注释：

① 历史学家，毕业于圣保罗大学。现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

目 录

- [1] 前言 伊利克（张宝宇译）
- 第一部分 世界新秩序中的拉美和中国**
- [3] 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南方共同市场和东亚
——阿毛里·波尔图·德奥里韦拉大使访谈录
..... 伊利克、雅尼丝（吕银春译）
- [17] 从“兄弟情谊”到“战略伙伴”
——中（苏）俄关系 50 年
..... 阿毛里·波尔图·德奥里韦拉（吕银春译）
- [40] 远西方和远东方：冲突与协商
雅尼丝
..... 福尔图纳托·帕斯托雷（周俊南译）
- [67] 国际体系中的巴西和太平洋地区
——埃利奥·德布尔戈斯·卡巴尔大使访谈录
..... 雅尼丝、伊利克（吕银春译）

第二部分 中巴现代关系

- [95] 中巴关系 25 年
——中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陈笃庆访谈录
..... 伊利克、雅尼丝（张宝宇译）
- [114] 中巴关系历史梗概
(16 世纪至 1943 年) 伊利克（张宝宇译）
- [130] 当代中国及其同巴西的关系
..... 塞尔吉奥·德凯罗斯·杜阿尔特大使（周俊南译）
- [142] 中巴关系发展前瞻 张宝宇
- [149] 巴西—中国远程传感卫星发射计划
..... 若泽·雷蒙多·科埃略（吕银春译）
- [156] 巴西软件在中国 特尔莫·阿劳若
..... 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吕银春译）
- [165] 中巴关系发展之我见 吕银春
- [169] 认识今天的中国：中国现象的巴西视点
..... 塞韦里诺·卡布拉尔（吕银春译）
- [177] 天命：革命思想与追求和谐
..... 雅尼丝
..... 福尔图纳托·帕斯托雷（周俊南译）
- [204] 葡萄牙语文学在中国 孙成教
- [210] 译后记

第一部分

世界新秩序中的拉美和中国

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南方共同市场和东亚

——阿毛里·波尔图·德奥里韦拉大使访谈录

访谈人：伊利克、雅尼丝

伊利克（下称伊）：阿毛里·波尔图·德奥里韦拉大使，目前我们正在参与走向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有示范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将如何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特别是如何改变大的经济集团？

阿毛里·波尔图·德奥里韦拉大使（下称大使）：您谈到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概念非常好。因为这一提法曾被新熊彼特学派（neo-schumpeteriano）广泛应用。但我只是跟踪这种意见，而且在写文章经常提到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很明显，当今世界的变化比简单的工业示范性的替代深刻得多。不是简单地谈论第一、第二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连续性，谁知道是不是还会有第四、第五次工业革命。目前，从表面上看，这次革命与第一、二次革命相比，出现了极为深刻的突破。今天，已经开始听到谈论一些我还不知道未来的史学家将如何认定的事情。这一切表明，我们目前正面临信息时代的第一个时期。我在这里用“信息”是因为所有这一切巨大的变化都缘于信息爆炸。我们不仅面临工业技术信息，而且这种信息已经深入到我们所有人的

◇巴西与中国——世界秩序变动中的双边关系

生活中。在分析力量分配时，很明显，从很早就有能力评价信息突然闯入的影响并将之用于科学和工业的国家正是那些今天参与决定世界未来的大辩论和进行大幅度力量调整的国家，那些未能意识到这一点的国家（很不幸，我们也属于这种情况）将面临多事的未来。

伊：这种新的结构，对南方共同市场来说意味着什么？

大使：我发现在我所讲到的这种悲观的图景中，巴西面前的惟一的好事就是“南锥体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如果不仅把南共市当成是有能力卖出或多或少产品的贸易集团，以便增加或减少关税，而是把它看成是一个信息和工业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巴西和其他国家相互帮助与支持，那么也许可能从总体上使它成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单独地去建设的组织。南共市给巴西、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国家提供了惟一的机会，它们已经失去了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如果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意味着即将到来的阶段，它们也将失去它。南共市给了我们一个寻求自己的解决办法的“时间”，一个空间。

伊：在这些变革面前，先生是如何构建巴西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的？

大使：我的观点是，现在世界划分成三大空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经贸集团。实际上，远不止如此，它们是准备未来的实验室。美国本身代表了这三大经济空间之一。统一的欧洲是另一空间，德国略占上风。东亚，因日本而使之更具活力。在太平洋地区，不能把日本作为一般的国家来单独谈论：日本已经与东亚紧密结合为一体，没有东亚的存在，就没有日本的存在。在这种前景下，如果不考虑日本给东亚带来的活力，东亚在力量配置中也很难成气候。我相信，巴西首先必须关注这一点：在未

来的历史时期，21世纪的世界，至少在21世纪前半期，世界将在这三大空间内筹划和准备。三个空间的每一个空间对设计这一时期都有自己的规范性的解释，这如同标准化（fordismo）塑造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而巴西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意识到这一点，既不要自我孤立，也不要将自己完全拴在三大空间中的任何一个空间。必须力求同三大空间周旋，看一看究竟那个空间能够为我们提供帮助。这看起来很简单，但需要克服一个思想认识。必须意识到东亚经济空间的存在，而且意识到这一地区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这里发生的变化有别于欧洲和美国所发生的变化，出现了更多的希望：区别在于我们准确地了解它们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而不是那么轻易地满怀激情。

伊：雷亚尔的贬值加剧了南锥体国家的宏观经济问题。那么，巴西货币的贬值对于南共市一体化的未来有什么影响？

大使：1999年1月雷亚尔的贬值对于南共市一体化进程肯定会产生负面影响。在巴西，经济形势受到贬值的压力，尽管贬值受到批评，但看来在本质上已经被接受。贬值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阿根廷对巴西的出口减少，阿根廷对巴西的出口已经占阿根廷出口的40%。在1999年的第一季度，阿根廷向巴西的出口下降了30%，但巴西的出口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尽管巴西出口竞争力提高，但正好与阿根廷的经济衰退发生碰撞。总之，出现了一种大家受损的局面，双方都很快做出了保护主义的反应。这还有待于双方的相互理解才能得到解决。

伊：亚洲的新兴工业国不同于墨西哥和巴西等拉丁美洲的新兴工业国，它们在1997亚洲危机之前经济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韩国在 70 年代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轨迹与巴西相似，先生对此作何解释？

大使：从形式上相似，在韩国当时也是军政权制度。表面上相似，但在实际上有很大的区别。韩国国家的特点与巴西国家的特点有着巨大的差异。巴西是传统国家，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就没有国家计划，没有有效的动员全国力量的中期观点，也从来不关心创造一个内生的技术能力。巴西最关心现代化发展的时刻是儒塞利诺·库比契克政府时期。当时，巴西存在的工业化得到了初期发展。那么，他都做了哪些事？他不知道创建巴西的技术能力，而当时的韩国已经开始。我们只是召唤世界上将技术装在黑匣子里带来的跨国公司。例如，我们建立的汽车工业只是装配厂，而韩国建立了自己的汽车工业。今天，韩国的汽车来到巴西。韩国不装配任何人的汽车，而是建立了自己的汽车工业。这就表明他们为什么前进，我们却没有。他们在关键时刻看到了信息、微电子的重要性，并且做出巨大努力协调国家和私有企业，在世界工业中为他们开辟一块领域。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事例是半导体和存储芯片的生产。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在巴西，从来没有过政府方面提醒企业家和民众新信息工业的重要性，并为此做过系统的努力。但这将决定巴西的未来。我们将信息工业当做一种一般的工业，有如生产网球拍。在关键时刻将它排除在外。实际上没有这种意识，巴西舆论、巴西企业界没有捍卫这种工业的意识，他们认为国家应该成为这种意识的协调人、卫士和指导者。

伊：1997 年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前景如何？亚洲危机以何种方式影响世界经济，特别是巴西经济？

大使：人们所说的亚洲危机实际上是一场波及世界的危机，其中心是严重的美国经济问题。美国将这些问题的一部分转嫁到日本，日本又转嫁给了东亚。从更广泛的范围说，美国依靠其超级大国的优势，将压力转移给欧洲或者拉丁美洲。整个世界都必须适应美国经济，以使其经济继续运转。这种局势要延续到什么时候，至今仍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伊：日本的发展模式适用于巴西吗？

大使：我看不出为什么不适用，但一切取决于精英们的初期立场。我们所说的亚洲发达国家是这些国家存在的发展主义精英的源泉。发展主义精英是如何产生的？当一部分精英骨干，不管它们是谁，意识到国家已经落后了，必须努力使其赶上世界潮流，不能失去现代化的列车时，精英就产生了。将这种意识转变为一种政府和企业的共识，确定目标，努力去实现，一部分有威望的精英在前进中不怕牺牲。这个领导必须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即必须放弃一些特权，建立某些新的事物，以便随后从牺牲中得到利益。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和决心，任何事也办不成。为了将来能够得到更大的胜利，这种意识，这种放弃，这种暂时勒紧裤腰带正是韩国所做过的。我们可以看到，问题不仅在于国家形式，是专制独裁的还是不是专制独裁的，而是民族的意志和国家同一意识的形成。

伊：直到最近，一些专家仍然指出，日本和“亚洲虎”经济成就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是儒教传统。但1997年亚洲危机后，儒教传统又被指责为该地区出现的经济问题的原因之一。先生认为，日本模式的失败或成功与其人民的文化标准有关联吗？

大使：没有！有必要记住，在日本和“亚洲虎”经济成功之前，也有学者将亚洲的落后归罪于儒教学说。这就表明，经济模式的成功或失败与社会文化标准没有多大的关系。日本和四个“亚洲虎”经济的发展主要源于国家的行为和政府精英为使旧结构现代化所采取的一致决心和成功的协调。你随口就可以说，这在巴西行不通，因为我们的文化和头脑是不同的。这种回答过于牵强附会。东亚国家，一个是神道教（日本），一个是菩萨，另一个是儒教，但他们的观点和工作方式相吻合。

伊：智利加入南共市，可以加强南锥体同东亚的贸易关系吗？

大使：也许会。但在这些方面我所提出的问题，是这种贸易关系的特别方面，购买多少是第二位的问题。例如，巴西正在向中国出售更多的产品，但出售什么？出售的是初级产品。这毫不奇怪。巴西是一个原料出口国，向中国、欧盟、美国和一切想购买的国家出售原料。其结果仅仅是卖得多的农业生产者和圣保罗州、巴拉那州的工业家们就可以去两次迈阿密而不是只去一次，这对巴西来说实际上不会改变什么。

当我们谈到东亚或东南亚，巴西有一系列问题，与诸如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是不同的。这些国家社会经济形势完全不同。当我谈到实施发展主义模式的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国家（地区）时，我特别指韩国、台湾省、新加坡（鉴于其面积，是一个城市国家）和香港（实际上是中国的延伸）。香港的情况极为特殊，但不能讲香港是一个发达国家，因为到1997年前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原文如此——译者），现在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由于处在面对中国的地位，是一个进行某种